

郑州地理

# 东风渠畔

寇洵

我印象中东风渠的水很脏，颜色有点发乌，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腥臭味。那时候，我是不怎么愿意往它身边去的。偶尔有一次路过，我也离它远远的。

东风渠的水什么时候变干净了，我不太知道。我再走到它身边的时候，原来的那股腥味没有了，这是我搬家以后的事。那时候，我住的地方离东风渠很近，我经常一出门就走到了那里。

春天的时候，我走到那里，那里的河边上有许多柳树。我从那些柳树上走过去，我记得它们一点点变绿的样子。那时候，它们经常一天一个样。开始的时候，柳枝上只是一点浅浅的绿，并不怎么明显。柳芽刚刚冒出来，嫩嫩的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感觉。没过几天，柳芽就大了，也绿了。再过一些时候，柳枝儿整个就绿了。柳枝柔柔地垂下来，起风的时候，它们就随风摇摆起来。东风渠畔的花园里，有很多花儿，这时候也开了，粉的、红的、白的、黄的，开得一片烂漫，有花香溢出来，很香的花。我从那里过的时候，常常忍不住多吸了几口。也有时候，那花香太浓了。我每天上班时从花园里穿过，忽然有一天，花就开始落了。刚开始很少，慢慢的地上落了厚厚一层，风一吹，花儿就跑起来。

夏天里，我也喜欢到东风渠边散步。渠边的广场上，一早一晚都有人在锻炼身体，放着音乐，跳广场舞，热闹得不行。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，又走开。我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，我也不喜欢太嘈杂，一个人沿着渠边不慌不忙地走。渠边更多的是锻炼身体的人，像我一样散步的人，漫不经心晃荡的人。偶尔也有失意的人，夜深了，还坐在渠边的长椅上黯然伤神，每每这时候，我心里也会有点沉重。

秋天总是很短。我特别喜欢秋日午后的阳光，暖暖的，但并不强烈。那是比金子还要珍贵的阳光，把东风渠畔的草地照得一片透亮。远远地看见那些光，我心里就会浮起一种柔柔的感觉。我喜欢那样的午后，温柔的阳光，翠绿的草地，阳光给草地穿上金色的外衣，薄如蝉翼，美丽动人。秋天渐渐深了。银杏的叶子黄了。它们用一树一树金黄的叶子吸引着人们过来。那是醉人的金黄。可惜的是，它们很快就落了。一片一片金黄的叶子在树下堆积着，把秋的萧瑟一点一点弥散开来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没有回家。大年初一那天晚些时候，我和一个朋友走到东风渠边。那里是一片荒草，远处有人生起了一堆火。看到这个，我也想去放一把火。也许是这个年太冷清。朋友可能也这么想，我们很快拔了一堆荒草，也点起了火。火着了，火苗舔着附近的荒草，火就大了起来。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，我一个人蜷缩在城市过年，内心的孤寂就不用说了。但那把火燃起来以后，我的心里一下子暖了很多。很久以后，我还记得那时候的火光。

灯下漫笔

# 雨生百谷晴方好

范昕

枚叶片中，红黄交错，相互渗透，有种莫可名状的味道。只是新生的叶子越来越多，叶片青嫩得像是抹了层油。小米粒一样的花朵，也一粒粒逐渐浮上来，慢慢就铺了一层。樟树应该是有味道的，一种透着中药味的清香。读书的时候，学校最贵重的古籍室，专门用樟木做书架，防虫蛀。但是有人告诫我，能够连年累月地让虫子不敢靠近的木材，毒性不小，对人的身体也会有害，远离为好。事实上，站在单位楼下的樟树丛中，闻不到任何气息，也察觉不到四下弥漫的“毒性”。倒是它旁边的几棵苍劲苍劲的古槐树，年年飘着清幽的槐花香，比它张扬肆意得多。

槐树是春天的最后一种花。树冠铺满了淡雅的浅紫色小花，细密温柔，尤其是笼了一层细雨的时候，像是一场永远不愿醒来的梦。命平伯喜欢槐树，还专门赋了两首诗：“天气清和四月中，门前吹到槐花风。南来初识亭亭树，淡紫花开细叶浓。”“此树婆娑近浅塘，紫英飘落似丁香。绿阴庭院休回首，应许他乡胜故乡。”槐树极易生长繁殖，冬天鸟鹊叨了它橙黄的槐豆，吃掉果肉后随便把种子吐到哪里，春天就会发芽，长出嫩苗。

能不能长成大树，则要看天意。在乡下，贫陋的巷子里，简易的堂院中，槐树都随处可见。那一树树细密繁花，温柔地俯瞰世间，年复一年，终于在某个瞬间，它的簌簌清香，唤醒了远游在外的人沉睡很久的思乡梦。

谷雨之后，立夏之前，万物丰茂，但并未强盛，春之柔媚与夏之葱郁并存，应是最好的光景。此时的春花，也各有自己的特色。谷雨的花信分别为牡丹、荼蘼、楝花、流苏、木绣球、琼花、秤锤树、金银花、泡桐、马褂木、鹅掌楸、木香、银实、黄桷、连翘贴地而生的蒲公英、委陵菜、斑种草、繁缕、苜蓿菜、通泉草、点地梅、诸葛菜、猫眼草、鸢尾花、白屈菜、石竹、地黄……它们一起沉默，并在沉默无声之中，完成春天最为完美丰盛的落幕。

谷雨又是香气弥漫的时节。从槐花到香椿花，再到海桐花，一路香了过来。路边的海桐此时香得铺天盖地，熏香了整座城。这是花朵们循着季节的指令与古老的记忆，给大地以芬芳的献礼。附地菜是我极爱的小野花，它的

朵小到极易被直立行走的人类忽略。我喜欢这些细微的美，它的美只呈现给愿意低头亲近大地的人。当你把目光放低，低到与一棵附地而生的草平齐，可以闻到泥土芳香时，你才会发现那些低到尘埃里的花，是如此惊艳。

柏树花肉粉色，肉质的花瓣，层次分明，但所有的花瓣都肉嘟嘟的，简直要堆成一小坨肉疙瘩，敦实可爱。在春天一树一树灿烂的花开中，柏树的小花是那么不起眼，所以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花。或许春天还有很多别的花默默开过，我们却没有看见。松花则是长穗状，它的花粉原来曾是僧道喜欢服用的仙根，现在有的点心店里有松花团子，吃了像是可以沾染仙气。

春色不仅是可欣赏的，还可以品尝。春天里，有很多花草可以吃，从早春的白蒿、荠菜、面条棵、水萝卜棵、柳絮、玉兰、榆钱，到现在的紫藤花、香椿、槐花、核桃花、槐花，地上趴着的，树上悬着的，无一不可以入饕。这些花草，不仅增添了餐桌上的新鲜感，还让人从另外的角度，更深刻地感知季节的独特风味。如果春天不在你的心里，那它一定跑到你的胃里去了。



春雨一溪花(油画) 左国顺

## 诗路放歌

### 这个春天不能看你

马卫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 
田野的油菜花，油菜花上的蜜蜂蝴蝶，绿油油的鹅儿草  
草丛刚刚出生，才会蠕动的菜花蛇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 
红绯绯的樱桃花，花蕾上的春风花瓣上的春雨，花枝上麻雀的落影  
花树下黑蚂蚁的无奈叹息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 
蝌蚪拖着胖尾巴，变成青蛙或长成丑陋的癞蛤蟆，守卫禾苗  
还有从石缝钻出小鱼的纯洁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 
故乡软绵绵的黄土，松柏下祖先的坟冢  
这个春天，宅在家千祈万祷  
突出重围，延续生命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 
就像，我不能去看自己的前世  
下个春天一定来看你  
践行，今生相伴厮守的约定

## 短笛轻吹

### 楸花赋

徐法林

阳春三月，星月隐耀，万籁俱寂。绕园三匝，清香满鼻息。迥寻曲径，见槐一棵，然枯枝弄隅，唯余枝花立于梢头影里。予独不信一树之花能溢香一园，又绕园三匝，循香溯源，渐悟香自街巷槐树。

楸花，小而淡雅，香清溢远。不争桃李芬芳，不慕松竹青翠，不美牡丹雍容华贵，惟谦惟诚，添彩于暮春，增色于孟夏，应春争时新景明。

嗚呼！大疫之年，虽静街空巷，实音信不断，然竟见甚难。香满园，吾晓春至也。竟无处，吾知春去也。昨楸干今楸花明楸叶，春来春又去，花开花又落，因时而开，惜时而芳，盛荫而欣。

花开无声，叶萌无音，春去有痕。疫退去，四海升平，普天同庆。



春日写生(摄影) 张永

## 品人忆事

### 赵元惠先生二三事

陈鲁民

赵元惠先生的杂文创作起步很早。1964年，他27岁就开始发表作品，势头很猛，可惜好景不长，没多久就赶上万马齐喑的时代。改革开放后，乘着思想解放东风，赵先生又重操旧业，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杂文，在全国杂文界都有一定影响。但他后来把更多精力放在组织和促进杂文活动上，他长期担任河南杂文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，任劳任怨，默默奉献，为河南杂文的繁荣兴盛倾注了大量心血，“没有赵元惠，就没有河南省杂文学会！”这是河南杂文界的一致共识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元惠先生看到许多杂文作者热情很高，但苦于不入门，就有针对性地主编了一本《杂文创作百家谈》，是国内同类书籍出版最早、内容最厚重、影响最大的一本书。其中收录了夏衍、唐弢、廖沫沙、严秀、邵燕祥、蓝翎、秦牧、冯英子、林放、舒展、公刘、黄裳、谢云、王大海、刘思、鄢烈山等100名著名杂文家亲笔写的创作体会，几乎把当时国内最活跃的杂文家一网打尽，可谓极一时之盛。有一次酒后，他不得不对我说，除了故去的鲁迅、邓拓、吴

晗，他把全国杂文大家的亲笔书信都收集到了。后来，他还小心翼翼地给我看了这些名家的手稿和来信，全都是手写稿，龙飞凤舞，字体遒劲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大开眼界。他一直珍藏着这些信函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些事迹出一本书，可惜天不假年，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，赵老就遽然仙逝，实为杂坛憾事。

元惠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辆破自行车和帆布包。直到80岁前，他都一直骑着这辆自行车在郑州市转来转去，或参加杂文会议，或参加杂文活动，或看望杂文朋友。大家都很关心他，劝他别骑了，说骑车来回不安全，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，或者我们去他那里。他总是说，你们都是大忙人，

我退休没事，骑车也累不着，还能锻炼身体。他那个帆布包也是个百宝囊，每次见面，都是鼓鼓囊囊的，从里边掏出的或是发表了我们的作品的报纸，或是河南杂文学会印的小册子，或是外地杂文家托他代转的样书。直到80岁后，他才放弃了骑车，还是不肯闲下来，那一年他出版了杂文集《浅浅青草》，仍不辞辛苦，坐着公交车满郑州市给杂文朋友们送书。杂文家杨诚勇给他的挽联里十分动情地写道：“一辆自行车，一个帆布包，一支纤毫，一身风尘，为中原杂文繁荣，呕心沥血三十年，遽然驾鹤，悲莫悲兮，精神不死；终日度金，终岁作嫁衣，终生善举，终去无愧，有口碑家珍如数，是处长忆八旬翁，壮哉斯人，景

## 新书架

### 《莫达维的秘密》：宁做你脚下的陨石

酷威

爱情？事业？没有什么是一把地质锤敲不定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来一把！

性格爽辣的地质学女博士苏纪时，李代桃僵顶包性格柔弱的妹妹进入娱乐圈，却不想反凭霸气十足的个人魅力，成了新一代全民偶像。凭借一把地质锤行走天下，吸粉无数，顺便还与矿业巨子穆休伦谈起了假戏真做的契约恋爱……故事轻松搞笑，文笔扎实，人物互动有趣，形象鲜活，不走寻常路的故事线和人设，让读者十分惊艳，大呼过瘾。

“莫达维”其实就是“破陨石”。天外陨石落到地面，滚烫的温度使

地表的靶物质熔融，凝结后便形成了玻璃石。因为玻璃石最早是在捷克的莫达维河被发现，所以又被称为莫达维石。

作为一名热爱的地质狂，女博士苏纪时在勇闯娱乐圈、当人气顶流小花、与帅哥谈恋爱的同时，还不忘科普地质学常识。更与矿业男展开了别具一格的“浪漫地质专业交流”。让原本枯燥的地质学知识和现象，意外展现出生动而又粉红的一面，让读者在阅读爱情与亲情故事之外，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自然的极致魅力，并由此生出满满的感动。可谓开“科普言情”先河之作。

而仰之，风貌永垂！”

赵元惠先生的处世为人，尤其为人赞誉，堪称楷模。他性格温和，宽厚豁达，从不背后议论他人是非，不与人争吵，再难听的话也一笑而过。所以，无论新老杂文家，都与他为友，和他亲近，尊敬他的道德文章。曹丕说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，但在赵先生这里却不是那样，他总是欣喜地关注着身边每个杂文家的创作成就，不吝赞美之词，我有一顶“杂文劳模”的帽子，就是元惠先生奉送的，直到现在，还不断有人提起。他还从不吝啬地给青年杂文家写序、写评论，介绍出版社，为他们组织研讨会，指点迷津，奖掖后人，深受广大爱戴。诚如杂文家宋宗润归纳的那几句话：“元惠优点多多，长处多多，堪称是诸多英雄模范人物的结合，或者说是焦裕禄+雷锋+王进喜。但是，他更多的是埋头工作，踏踏实实，不为名，不图利。所以，元惠就成了中央空调，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。”

2020年的春天，赵元惠先生走了，离开了他的家人朋友，还有钟爱一生的杂文事业，我们都很怀念他。

# 连载



香迷住，不露声色地上去，伸手就掀开上面的篷布，拿将起来，不料煎饼正热着，烫得他哎哟一声，差点儿扔了。冯氏先是愕然一怔，接着见他左手倒右手，轮换提着煎饼，一边吸溜一边吃，忍不住笑着嚷道：“多大的人了，没吃过煎饼吗？”

海海顾不得热，三五口便吃完了，也笑道：“你做的，可不是头一次吃吗？”

冯氏回看了她一眼，那偷道：“我倒想睡来着，可有位小姐拼命抢被子、磨牙、打呼噜，听动静，还以为身边睡着位鲁智深——”

奕奕笑起来，拍着嗓子道：“姨娘说得真好没羞，这才离开洛阳几天，就想我爹了吗？还说身边睡着花和尚呢！”

此言一出，冯氏和怡海都是一愣。冯氏立时脸色变色，佯怒道：“再胡说，缝了你的嘴！”

饶是奕奕性子再泼辣，也马上意识到所言有失，刚才只顾斗嘴抖机灵，却忘了旁边还站着怡海，她毕竟年少，一刻半会儿也不知怎么圆场，只得讪讪一笑，转身溜了出去，剩下冯氏和怡海一坐一站，留在灶房里。两人沉默一阵，谁都不愿先开口。最后还是怡海道：“夫人，若是信得过赵某，可否把府上和共党的事，略略讲一讲？赵某行伍经年，多少知道些应对之策，或可出主意的。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即便赵长官不问，我也要向您请教的。”怡海忙道：“夫人客气了，赵某

自当知无不言，只是夫人千万不要见外就好。”冯氏顿了顿，抬头看看他，正色道：“赵长官是沈家的恩人，礼数还是要有。沈家一共三房，长房是衍公，是我家老爷的父亲，民国九年去世了。二房是承公，三房是圣公是一母同胞，如今还健在。跟共产党有来往的，是圣公公父子。不瞒您讲，沈家三房中，长房、三房走得近一些，与二房有些不稳。圣公公临终前，把沈家产业一分为三，三房各继承一份，郑县的产业多半归了圣公，中年的全给了圣公。我家老爷性情豁达，不喜欢被家务琐事所累，常住在开封，长房在郑县的产业都交给二房打理，时间长了，慢慢就都到了圣公公父子手中——可惜圣公公父子都做了共产党，把产业卖了，南下参加革命，只有隔壁的这所宅子，因是祖宅，便留着没卖。”

怡海便道：“这么说，二房父子的话，沈行长是不知道了？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日军没来的时候，我家老爷公务忙

得不行，鬼子打过来了，又跟着省府迁离开封，先是去了南阳镇平，又到洛阳，哪里顾得上这些？”

冯氏道：“那这位贾先生，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去年。”冯氏蹙眉道，“这人倒也不被掖藏，见面就说是南京汪先生的特工，跟圣公一家隔壁住着，查到他们父子通共，逼着我家老爷使钱消灾。钱嘛，都是身外之物，花了也就花了，但这贾先生一来再来，钱过去了，竟是个没尽头。这一次是八月节，贾先生又到洛阳，说要跟他太太出洋远走高飞，还需一笔款子。老爷索性把这院子给了他。家里本来是有信得过的人，是老爷的司机老石，可惜刚要出发，却在鬼子飞机轰炸时受伤，其他人又实在没办法托付这样的事——”

怡海点头道：“看来他被小姐一枪致命，情形不是夫人上次讲的了。”

冯氏道：“我和奕奕到郑县一日，也过了约定的日子，始终不见他来。那天他突然来了，见面就说要房契，我便给了他，索要他监视的记录，就是那个蓝皮簿子，他却不给，还动手动脚，非要轻薄——奕奕看不下去了，趁他不